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

華亭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徐鳳彩聖期

張安茂子美叅閱

敬和堂集

疏

許孚遠

疏通海禁疏

疏通海禁

案照先准兵部咨為申嚴海禁、并禦倭未盡事宜、以弭隱患事、內開凡有販番諸商、告給文引者、盡行禁

絕敢有故違者、照例處以極刑、官司有擅給文引者、指名參究等因、題奉 聖旨是、着該撫按官嚴加禁緝、犯者依律究治、欽此、欽遵、備咨在卷、該臣入境以來、節據沿海商民紛紛告通海禁、臣奉 欽依、不敢輕議、但慰諭遣還、聽候查處、隨據福建按察司巡視海道僉事余懋中呈、據海澄縣番商李福等連名呈稱、本縣僻處海濱、田受鹹水、多荒少熟、民業全在舟販、賦役俯仰是資、往年海禁嚴絕、人民倡亂、幸蒙院道題 請建縣通商、數十年來、餉足民安、近因倭寇

朝鮮 廟堂防閑。姦人接濟硝黃，通行各省，禁絕商  
販，貽禍澄商，引船百餘隻，貨物億萬計，生路阻塞，商  
者傾家蕩產，傭者束手斷食，閩地呻嗟，坐以待斃等  
情，批據漳州府海防同知王應乾呈稱，查得漳屬龍  
溪、海澄二縣地臨濱海，半係斥鹵之區，多賴海市爲  
業。先年官司慮其勾引，曾一禁之，民靡所措，漸生邪  
謀，遂致煽亂。貽禍地方，迨隆慶年間，奉軍門塗右僉  
都御史議開禁例，題 准通行，許販東西諸番，惟日  
本倭奴素爲 中國患者，仍舊禁絕，二十餘載，民生

安樂歲征稅餉二萬有奇。漳南兵食藉以克裕。近奉  
文禁絕番商。民心洶洶告擾。本職目擊時事。竊計其  
爲地方隱患者有四。夫沿海居民。憑藉海濱。易與爲  
亂。往者商舶之開。正以安反側。杜亂萌也。迺今一禁。  
彼強悍之徒。俯仰無賴。勢必私通。繼以追捕。急則聚  
黨遁海。據險流突。如昔日之吳曾林何變。且中起。此  
其患一。東西二洋。商人有因風濤不齊。歷冬未回者。  
其在呂宋尤多。漳人以彼爲市。父兄久住。子弟往返。  
見留呂宋者。蓋不下數千人。一旦舟楫不通。歸身無。

所無論棄衆庶以資外夷。卽如懷土之恩。旣切又焉。  
保其不勾引而入寇也。此其患二。邇者關白陰蓄異  
謀。幸有商人陳申朱均旺在番探知預報。盛爲之防。  
不至失事。今旣絕通商之路。非惟商船不敢下水。卽  
如宣諭哨探之船亦無繇得達。設或夷酋有圖不軌。  
如關白者。胡由得而知之。此其患三。漳南沿海一帶。  
守汛兵衆數千。年費糧賞五萬八千有奇。內二萬則  
取足於商稅。若奉禁無徵。軍需缺乏。勢必重斂于民。  
民窮財盡。勢難取給。此其患四。覩茲四患。身當其責。

者安得不爲之思患預防哉職以爲禁不便復之便  
急復之爲尤便原禁絕之意不過以硝黃之故今欲  
革此弊端必須嚴申禁約每遇商船將開責取里鄰  
保結委官盤驗如有作姦犯科置之重刑其民間亦  
不許私相買賣如是則弊端自杜矣若緣此而禁絕  
商路不幾於因噎而廢食乎乞念邊海民生之重詳  
請弛禁復舊通商等因到道轉呈到臣該臣會同巡  
按福建監察御史陳子貞看得東南濱海之地以販  
海爲生其來已久而閩爲甚閩之福興泉漳襟山帶

海田不足耕非市舶無以助衣食其民恬波濤而輕  
生死亦其習使然而漳爲甚先是海禁未通民業私  
販吳越之豪淵藪卵翼橫行諸夷積有歲月海波漸  
動當事者嘗爲厲禁然急之而盜興盜興而倭入嘉  
靖之季其禍蔓延攻略諸省荼毒生靈致煩文武大  
帥殫耗財力日尋干戈歷十有餘年而後克底定於  
是隆慶初年前任撫臣塗澤民用鑒前轍爲因勢利  
導之舉請開市舶易私販而爲公販議止通東西  
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國亦禁不得以稍黃銅鐵違禁

之物夾帶出海奉 旨允行幾三十載幸大盜不作  
而海宇宴如邇因倭犯朝鮮聲言內犯部臣用言者  
議題 請申嚴海禁禁之誠是也然民情趨利如水  
赴壑決之甚易塞之甚難今使遠近豪黠潛住海濱  
日夜思逞傭夫販子千百爲羣謀生無路滄滄訛訛  
其勢將有所叵測而又有壓冬未回之艚有越販懼  
罪之夫其在呂宋諸番者不可以數計豈能永棄骨  
肉沒身島夷一旦內外勾連煽亂海上蕭牆之憂真  
有不可勝言者故臣等以爲通之便無已則於通之



之申申禁之之法日本例不得往無論已凡走東西  
二洋者制其船隻之多寡嚴其往來之界限定其貿  
易之貨物峻其夾帶之典刑重官兵之督責行保甲  
之連坐慎出海之盤詰禁番夷之留止厚舉首之賞  
格鬪及起之罪累然而市舶諸人不恬然就約束而  
顧身家者未之有也臣又訪得是申同安海澄龍溪  
漳浦詔安等處姦徒每年於四五月間告給文引爲  
使烏船稱往福寧卸載北港捕魚及販雜龍溪水者  
往往私裝鉛硝等貨潛去倭國徂秋及冬或來春方

同亦有藉言潮惠廣高等處雜買糧食徑從大洋入  
倭無販番之名有通倭之實此皆所應嚴禁然禁之  
常有法而絕之則難行何者彼其貿易往來雜殺他  
處以有餘濟不足皆小民生養所需不可因別而廢  
餓者也不若明開市舶之禁收其雉而歸之上有  
所予而有所奪則民之甘死越販者固將不禁而自  
止臣聞諸先民有言市通則寇轉而爲商市禁則商  
轉而爲寇禁商猶易禁寇實難此誠不可不亟爲之  
慮且使中國商貨通於暹羅呂宋諸國則諸國之情



奴每歲發船至交趾呂宋地方買運而去此又非禁  
令之所能及然則接濟者不盡番船而番舶於通之  
之中寓禁之之法豈得肆爲接濟乎或者謂沿海商  
民假之利權往來番國異日將有尾大不掉之患夫  
使處置得宜制禦有術雖番夷不足慮而况吾民如  
其不然事變無常殆不知其所出至虞倭奴一日狂  
逞恐遂歸咎市舶則往事可鑒昔犯浙直閩廣近犯  
鮮遼曾不係海禁之開衆臣等又不必過爲規避也

請計處倭餉疏

計處倭

東寧學方張中外爭封貢者甚多無如北境之評  
臣於萬曆二十年十二月內欽奉 簡命巡撫福建

有識

地方入境之初據名色指揮沈秉懿史世用先後見

臣俱稱奉兵部石尚書密遣前往外國打探倭情臣

看得沈秉懿老而黠不可使隨令還報石尚書其史

世用貌頗魁梧才亦倜儻遂於二十一年四月內密

行泉州府同安縣選取海商許豫船隻令世用扮作

商人同往日本薩摩州六月內開洋去後今二十二

年三月初一日據許豫回報舊年七月初四日船收

日本莊內國內浦港距薩摩州尚遠探得州會滕義

父同許儀後隨關白去名護屋地方名護屋乃關曰  
侵高麗屯兵發船出入之所史指揮就於內浦分別  
潛去名護屋尋覓儀後又有同伴張一學等密往關  
白居住城郭觀其山川形勢探其動靜起居八月十  
三日關白同義父幸侃儀後等回家儀後隨史指揮  
於八月二十七日來內浦會豫九月初三日豫備段  
足禮物以指揮作客商儀後權重譯進見幸侃幸侃  
曰此恐非商販之人儀後答曰亦是 大明一武士  
也侃將伊自穿盔甲遂豫九月十九日被姦人洩機

有大隅州正興寺倭僧玄龍來內浦就豫問曰、船主  
得非大明國福建州差來密探我國動靜之官耶、

豫權答曰、是因爾國侵伐高麗、殺害人民、我皇帝

遊擊將軍者沈惟敬也

不忍發兵救援、近聞差遊擊將軍來講和好、我福建

許軍門聽知、欲發商船前來貿易、未審虛實、先差我

一船人貨來此、原無他意、倭僧將信將疑、十月內、倭

會義人差儀後復往高麗、史指揮於是駕海澄縣吳

左沂島船先行、不意中途遇風打轉、十一月內、義人

會幸侃等又差倭使名黑田喚豫覆試前情、通事就

倭僧玄龍與豫面寫對答喜爲足信將豫原買硫黃二百餘擔准載帶回仍奉文書一封旗刀二事付豫進送軍門以圖後日貿易通利之意延至今年正月二十四日豫始得回攜帶同伴商人鄭龍吳鸞及先年被虜温州瑞安人張昂并倭會義人所上文書一封旗刀二事幸侃送豫盔甲一副又莊內國倭會滕一雲送豫倭刀一把根古國倭會平重虎送豫烏銃一對逐一呈報一探得關白姓平名秀吉今稱大關王年五十七歲子纒二歲養子三十歲關白平日姦



雄詭詐六十六州，皆以和議奪之。一前歲侵入高麗，被本朝官兵殺死，不計其數。病死與病回而死者，亦不計其數。彼時弓盡箭窮，人損糧絕，思逃無地，詭計講和，方得脫歸。一關白令各處新造船隻千餘，大船長九丈，闊三丈，用櫓七十枝，中船長七丈，濶二丈五尺，用櫓六十枝。豫訪諸倭，皆云倭遊擊將軍和婚不成，欲亂入大明等處。一日本六十六國，分作二關，東關名相板關，西關名赤間關。內稱有船數千隻，限三月內駕至千大溪點齊，莫知向往何處。又點兵

十八歲至五十歲而止。若有姦巧機謀者。雖七十歲亦用之。一日本長岐地方廣東香山澳佛郎機番。每年至長岐買賣。裝載禁鉛白絲扣線紅木金物等貨。進見關曰。透報。大明虛實消息。仍夾帶倭奴。假作佛郎機番人。潛入廣東省城。覘伺動靜。一關白姦奪六十六州。所奪之州。必拘留子弟爲質。令酋長出師以侵高麗。實乃寘之死地。各國暫屈。讎恨不忘。及察倭僧玄龍。與豫對答語氣。義人等甚有惡感。樂敗之意。豫於寫答間。亦微有罔誘之機。一浙江福建廣東

三省人民被虜日本生長雜居六十六州之中。十有其三。住居年久。熟識倭情。多有歸國立功之志。乞思籌策。令其回歸等情。到臣本月十五日。又據許豫同夥商人張一學張一治將到關白城郭偵探事情開報。中與許豫同者不開外。一稱平秀吉始以敗魚醉臥樹下。有山城州倭酋名信長居關白職位。出山咬獵。遇吉衝突欲殺之。吉能舌辯應答。信長收令養馬。名曰木下人。又吉善登高樹。呼曰猴精。信長漸賜與田地。改名曰森吉。於是助信長計奪二十餘州。信長

恐吉造反，加獎田地鎮守大塚，有倭名呵奇支者，得罪信長，刺殺信長。吉統兵乘勢捲殺叅謀，遂占關白職位。今信長第三子御分見在吉部下，一征高麗與兵。吉有三帥，名石田、淺野、大谷，大小謀議俱是三師。一吉發兵，令各州自備糧船、乾米船，運絡接應家。家哀慮處處含冤，一豐護州酋首野柯踏統兵在朝鮮聞。大明助兵，喪膽逃回。吉探知，剽殺一家，立換總督，一兵入朝鮮，在內浦港抽選七十人，近回者止二十人，日向國有大船裝倭三百，近回者止五十人。

損失甚多。一薩摩州，乃各處船隻慣泊之處，今從此  
發，有往呂宋船三隻，交趾船三隻，東埔船一隻，暹羅  
船一隻，佛郎機船二隻，與販出沒，此爲咽喉也。一器  
械，不過黃硝、烏鉛爲害，硫黃係日本產出，焰硝隨處  
惡土煎煉亦多，惟烏鉛乃大明所出，有廣東香山  
澳發船往彼販賣，煉成鉛彈，各州俱盛，其番鎗、弓箭、  
腰刀、烏銃、鐵牌、盔甲，誠亦不缺。一城池，附在山城，州  
蓋築肆座，名聚樂，映淀俱在大塢等處，每城用圍三  
四里，大石高聳三四重，池河深濶二十餘丈，內蓋大

廈樓閣有九層，高危瓦板，粧黃金，下隔睡房百餘間，將民間美麗女子拘留，淫戀又嘗東西遊臥，令人不知，以防陰害。一日本有罪，不論輕重，登時殺戮。壬辰年，吉有一孩兒病故，妄殺乳母十餘人。癸巳十一月，吉在名護屋回，聞家中女婢通姦，將男女四人生燒於大塚野中，究殺知情婢僕七十餘口，凡盜竊不論賊證多寡，登時殺之，以是六十六州，水陸平寧。任其通行貿易。一吉自丙戌年擅政，倭國山城君懦弱無爲。壬辰征高麗，將天正三十年，改爲文祿元年。吉自

號爲大閣王，將關白職位付與義男孫七郎七郎字  
見吉，年幾三十，智勇不聞，一虜掠朝鮮人民，多良家  
子女，糠粃草宿，萬般苦楚，有秀才名廉思謹等二十  
餘人，被虜在日本，吉令厚給衣食，欲拜爲征 大明  
軍師，謹等萬死不願，等情據此，臣又屢聞邸報，爲議  
倭酋封貢一事，該本兵經略大臣與臺省部屬諸  
臣持論不決，朞月於此，今總督顧養謙抄白倭表呈  
樣，議論益多，該山東道御史甘士价題 請差官確  
勘奉 聖旨，這倭情未定，着待顧養謙再有奏到，就

差風力科道前去、兵部知道、欽此、臣在封疆義均休戚、且社稷生靈安危大計所係、不容無言、謹會同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劉芳馨、看得平秀吉此酋起于厮役、由丙戌至今不七八年、而篡奪國柄、詐降諸島、繫其子弟、臣其父兄、不可謂無姦雄之智、興兵朝鮮、席卷數道、非我皇上赫焉震怒、命將東征、則朝鮮君臣幾於盡爲俘虜、不可謂無攻伐之謀、整造戰艦、以數千計、徵兵諸州、以數十萬計、皆曩時之所未有、日夜圖度、思得一逞、不可謂無窺中國之心、使其



長酋率衆乘風揚帆寇我沿海省郡備禦兵力容有  
未完一時勝負得失是未可知也然臣等竊料平秀  
吉一狡詐殘暴之夫耳本以人奴篡竊至此彼國諸  
酋欲爲秀吉之爲而思攘奪之者甚衆陰謀伐國構  
怨亦深如結薩摩州將幸侃逼令州官義久殺其弟  
中書以自明義久不得已而佯爲降順其心未嘗一  
日忘秀吉也奪豐後州官之妻爲妾民間妻女克塞  
臥內淫虐百端諸州質子禁荈囚圉父子兄弟不能  
相見共不勝其仇讎忿恨之情日本原無征科之擾

而今令各州遠道輸糧原無典大兵動大衆之舉而  
今則徵發騷然舉國鼎沸倭之人民何以堪命日事  
殺人而虞其噬多行不軌而慮其毒故出則蒙面臥  
則移徙彼亦自知其不免于禍以事理策之秀吉之  
自底滅亡可計日而待也今夫謀動于戈驅無辜之  
蒼赤而欲盡寘于死亡之地此爲神明之所不與特  
其取諸州之故習以襲朝鮮憑其破朝鮮之餘威思  
犯中國盡起國內之兵將爲無前之舉怒臂當車  
不量彼人兵騎者敗豈可久長且彼雖有數十萬之

衆航海而來。我沿海舟師以主待客。以逸待勞。隨至  
隨擊。勝算在我。而又絕其引導。乖其所之。彼未可以  
遽入吾地也。戰艦雖巨而多。離船則不能守。守之則  
不能登陸而戰。兵以數萬計。日須數百石之糧。我堅  
壁清野。使無所掠。食則困斃。立至。曩時倭犯浙直。閩  
廣之間。雖有生靈受其荼毒。卒就殲滅。曾無生還。昨  
入朝鮮之後。不下一二十萬。遇我王師。僅二三萬。  
一戰退怯。今偵其死亡者過半。其伎倆可知矣。曩爾  
夷邦主者。不過一匹夫之勇。左右羽翼。非素親信。曾

無有韓白之略。又或懷豫讓之謀。故以臣等策之。此  
酋必不能得志於我。而不戢自焚。旋就顛蹶。亦理勢  
之所必然。今中外洶洶。有畏蜀如虎之意者。皆過也。  
若夫封貢之說。臺省禮部諸臣言之甚詳。臣等無  
容復寘其喙。竊謂日本有山城君在。雖其懦弱。名分  
猶存。一旦以天朝封號加之。僭逆之夫。且將寘山  
城君於何地。崇姦怙亂。乖紀廢倫。非所以令衆庶而  
示四夷也。尤虜俺答之孫把漢那吉來投於我。我執  
以爲質。而彼卑辭求之。因而還其孫。那吉與之議通。

貢市假以王封先帝有不殺之恩北虜無要挾  
之迹此一時機會偶有可乘之勢而今非若此也平  
秀吉無故興兵聲言內犯陷我屬國東征之師相拒  
日久損失亦多碧蹄戰後誓退釜山尚未離朝鮮境  
上而我以細人之謀聽其往來講封講貢若謂朝  
廷許我封貢則退不許我封貢則進要耶非耶近朝  
鮮國王李昫奏稱倭賊方於金海釜山等處築城造  
屋運糞擡器焚燒攻掠無有已時至稱屠戮晉州死  
者六萬餘人尚可謂之退兵乞和耶夫乞封固非

秀吉本謀然藉此名號以警服諸夷益以恣其狂逞之志則秀吉亦姑爾從之行長小西飛諸酋懾於平壤王京之戰既未能長驅直入而又兵入朝鮮者死亡數多恐無辭于秀吉喪師之戮則亦姑假封貢之說以紿秀吉而緩其怒是以沈惟敬輩僥倖苟且之謀得行乎其間若我經略總督諸臣不過因惟敬輩而過信行長諸酋又因行長諸酋而錯視平秀吉不知秀吉豺狼之暴狐兔之狡變詐反覆必不可以信義處者也茲觀總督所呈請封表文末云世作藩

離之臣、永獻海邦之貢、因封及貢、其情已露於此、蓋  
秀吉狂謀蓄積已久、一封必不足以厭其意、要而得  
封、必復要而求貢、求市得隴望蜀、憑陵及我。朝廷  
又將何以處之、朝鮮李昫之奏、亦謂賊兵仍舊屯留  
聲言待 天朝准許封貢乃退、又放出臣二賤息、無  
非所以姑緩 天兵、而求逞兇計、則倭酋之情、朝鮮  
君臣知之矣、今當事之議、欲令倭盡歸島、不留一兵  
於朝鮮以聽 命、顧彼方進兵攻掠、肆無忌憚、又安  
肯收兵還國、幡然順從、揆情度勢、臣等恐其不能得

此於彼也。即使暫時退兵，旋復入寇，敗盟之罪，又將誰責耶？議者多謂封貢不成，倭必大舉入寇，不知秀吉妄圖情形，久著封貢亦來不封貢亦來，特遲速之間耳。六十六州與朝鮮一國，先和後取，此其狡謀明甚。奈何堂堂天朝，而可下同于夷邦小國之愚耶？臣等伏乞皇上大震天威，罷議封貢，明詔天下，以倭酋平秀吉干犯天誅，必不可赦之罪，兼勅文武將吏及詔諭日本諸酋長，以擒斬秀吉，則有非常之賞，破格之封。朝廷不封兇逆之夫，而封



其能除兇逆者以此曉然。令於天下然後姦雄喪  
膽。豪傑生氣。平秀吉一會不久當殄滅無難也。臣等  
迂謏以爲今日之計莫妙於用間。莫急於備禦。莫重  
於征勦。何者。倭酋倡亂。惟在平秀吉一人。諸州酋長  
多面降而心異。中間有可以義感者。有可以利誘者。  
秀吉原無親戚子弟。股肱心膂之人。儻得非常奇士  
密往圖之。五間俱起。神秘莫測。則不煩兵戈而元兇  
可擒。一獲元兇。倭亂頓弭。故曰莫妙于用間。備禦之  
策。頽年屢奉。明旨申飭。當事諸臣亦云嚴矣。臣等

竊惟遼陽天津兩地密邇京師。一由朝鮮度鴨綠江而上。一由山東海面乘風疾趨。設有疎虞。令倭得長驅而入。震驚宸極。此不可以不慮。宜將東征之兵挑選。或增至二三萬人。遣大將二員分屯兩地。以防不測。其各省直水陸兵防。更於今日嚴爲整備。俟其入寇吾境。或犄或角。相與戮力殲之。此不可恃其不來。而一日可緩者。故云莫急於備禦。然用問妙矣。恐未可必得志於彼。備禦急矣。恐未能使破膽於我。臣等以爲彼不內犯則已。果其內犯。大肆猖狂。乞我

皇上與二三大臣定議征討特發 內帑百萬分助

設備於朝鮮不

諸省打造戰艦二千餘隻選練精兵二十萬人乘其

不如直用乘虛之師此良策也

空虛出其不意會師上游直擣倭國順 命者宥逆

命者誅彼秀吉一酋何能逃逝此所謂堂堂之陣正

止之旗名其爲賊敵乃可服者也故曰莫重於征勦

或者謂與師遠涉爲費不貲當 國計詘乏之時何

以堪此臣等計之山東浙直閩廣備倭兵餉歲不下

二百萬兩積之十年則二十萬兩又積之三五十年

其費不可勝窮今征勦所費不過一歲之需而足若

倭奴蕩平之日海防又可息肩各處歲派餉銀可以坐省其半一勞永逸事半功倍未有若斯舉者矣臣等又聞元世祖曾以舟師討倭致溺十萬衆於五龍山下談者恒以爲口實臣竊料世祖雖雄其實虜人不諳海上形便當時將帥必多達官彼以不習波濤不識風汛之人而驅駕海洋直顛倒沉溺雖百萬何用今在東南而用舟師則大不然必習波濤必知風汛乘時而往無憂覆溺試觀沿海商民與販各國者百鮮失一故元事非所論於今日也夫人情畏倭而

慮其來。又惟議株守而憚於往。是以倭會得恐嚇。要  
求於我。誠知所以備禦之策。與夫攻伐之謀。不患其  
來。復制其往。則彼雖狡詐百出。無所用之。兵志所謂  
先聲後實。又謂未戰而廟算勝者。此舉是也。臣等  
非不知本兵經略總督諸臣。值此時勢之艱。不得已  
而從權變羈縻之術。何敢輕爲異論。撓阻其間。但偵  
得倭奴情形。既如彼。而審度制禦機宜。又如此。灼知  
封貢非利。不封貢非害。用敢效其愚忠。仰贊廟畫。  
惟我皇上奮然裁斷而行之。至於廣東香山澳佛

郎機番交通接濟一節實爲有因乞 勅兩廣總督  
軍門設法禁處其浙江福建廣東三省住居倭國之  
人不論歲月久近有罪無罪但有歸志 詔令跟附  
差去使客船隻回還則順逆之分明華夷之防定四  
海人心咸爲一快而 社稷生靈久安長治之計亦  
從此可得矣

議處海壇疏

議處海壇

海壇爲倭奴人寇門戶故爲經理屯兵以誅之

臣查得海壇與福清相對四十里而近爲福州之門  
戶南日界於莆田福清之間爲興化之上游素稱險

害。而此二山者，開墾已多成熟，可因爲疆理保障之圖。除南日山行分守福寧道轉行福興兩府會勘未報，惟海壇查勘年餘，已有成議。據該縣丈量田地八萬三千八百有奇數，尙未盡，豈得荒棄而不耕。其所議稅銀，田之上者，不過五分，地之下者，僅止三釐。民情已無不輸服。所議量追價直，似亦甚輕。然據該司叅議陳應芳覆詳，良爲有理。山澤之利，本宜與民共之。彼既有開墾之費，難責以價值之輸。盡從損豁，以示大公，未爲不可。至於造城建營，建倉建署，該縣逐

一查議頗爲詳確。各項公費不過六千有餘。卽以本  
山田地稅銀三千充之。可以不勞而辦。及今議定之  
日。該司先動稅銀。發與福清。責成知縣。丁永祚。越時  
興工。則朞月之間。便可就緒。城郭旣完。營房又建。海  
壇遊兵一枝。就可常川屯聚其中。有田可耕。有兵可  
守。雖有寇至。可以無虞。海壇屹然。足爲雄鎮。則福州  
門戶扁固。寇無越海壇而直抵福城之理。外禦盜賊。  
內護省會。下保兵民。此一方千百年長久之利也。其  
南日一山。僅比海壇三分之一。以俟查勘明白。將來



亦可爲屯守之計。及查澎湖屬晉江地面。遙峙海中。爲東西二洋。暹羅呂宋琉球日本必經之地。其山周遭五六百里。中多平原曠野。膏腴之田。度可十萬。若於此設將屯兵。築城置營。且耕且守。據海洋之要害。斷諸夷之往來。則尤爲長駕遠馭之策。但澎湖去內地稍遠。見無民居。未易輕議。須待海壇經理已有成效。然後次第查議而行之。又查崙山屬福寧州地面。中間可耕之地無多。不煩區畫。若浙之舟山。設有二所。田地已經編納糧差。不必言。其陳錢金塘補陀玉

環南麂等處。或在寧波。或在台溫。似俱可以查議疆  
理者也。再照沿海諸嶼。民間私墾甚多。其相率歸於  
勢豪之家。一經有司查理。輒爲訛言撓阻。以故常格  
而不行。先是臣於二十一年九月委官查勘。至今二  
十三年二月議尚未決。非臣臨期督催該司。及該司  
議捐價值。則海壇事且將爲畫餅矣。故沿海諸山。欲  
議開墾。公利於民。且設將屯兵。爲地方悍禦之策。非  
委任得人。斷然不惑。未有能濟者也。伏乞 勅下該  
部。覆加酌議。上 請行令福建撫按諸臣。遵照督行。

并行浙江撫按諸臣一體查議庶海滋間田不致荒  
棄而東南門戶益以扃密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敬私

卷之一

處海壇

三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四百一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閣公

華亭

選輯

陳子龍卧子 顧開雍偉南

徐允貞 叅閱

宋經畧奏疏

奏疏

宋應昌

議設薊遼保定山東等鎮兵將防守險要疏倭防

北 疏 設 官 分 地 開 裁 詳 明 防 海 事 宜 可 為 參 考 之

一為倭犯已真海防宜棘懇乞 聖明特設專官以

準 以 裁 之

固防禦以安畿輔重地事照得倭患報急海防正殷

必處置得宜，斯備禦攸賴。今議河大河間，濬陽、天津等五營，姑免定邊，權留防海。應將昌鎮、右車營及山東營、春秋兩班，俱聽暫改薊鎮西路，通融分布修防。量爲代助，而河大等五營所省行糧等項，卽爲正額之用，不必募夫做工，徒滋勞擾。及山海路軍兵原守衝閑，難兼防海，該鎮酌議已明，無容別議。其海防總兵，固應添設，但自山海以至天津、瀕海七百餘里，自天津以至山東，延袤二千有奇，不惟地方遼濶，經理難周，而事關三鎮，遙制匪便。且事權旣各相等，意見

設總兵。自成一鎮。各鎮不相感應。按設兩將。將事。仍不免異同。若有牽纏。不免誘誤。今屆便計。合照該鎮

不分為一。接濟與石本兵書詳其意。

所議添設海防協守副總兵一員。再設遊擊二員。與吳惟忠共三員。再添守備四員。仍募南北兵一萬五千。併近募兵士共一萬八千。分為四營。三遊擊四守備。以三遊擊各領三千。一吳惟忠南兵三千。駐於樂亭。一新添遊擊一員。駐於海洋。一再添南兵一營。駐於寶坻北塘。一新添守備四員。各領兵一千五百。一駐於南塘。一駐於豐潤黑洋河。俱聽北塘遊擊節制。一駐於陳家庄。一駐於山海南口。俱聽海洋遊擊節

制各控要衝，分布防守，以協守統領三千，駐於適中，常家莊等處，而遊擊守備，悉聽節制，俾其居中調度。每遇汛期，或東或西，孰緩孰急，聽相機往來督備，合力防援，俱屬薊鎮總兵節制，卽爲密薊永三道防倭。主兵旣便專督分防，而沿海聲勢聯絡，守望相資，庶免掣襟露肘，顧此失彼之患。如倭警告急，則防邊標營兵馬及三路臺操南兵，皆可酌調策應。如虜情喫緊，則防海軍兵，俱可協同堵截。是總兵責任旣專，事權歸一，而審料機宜，調遣從便，誠於地方有裨，似尤

愈於另設總兵也。其天津新設遊擊，亦改設協守副總兵，卽領新兵三千。及統轄河大等營，悉如薊鎮例。分布防禦，竝屬保鎮總兵節制。聽天津道監督之。則兩鎮犄角相成，似更妥便。在天津道兵備副使梁雲龍、密雲道兵備副使王見賓各呈詳大畧，謂草頭水道二沽，實連一處，併屬天津、密雲二道。密雲路遠，防守頗難。天津切近，兼攝甚易。況密雲兵寡，而天津兵多乎。議欲以兩道公共之班軍守，公共之海口，而以天津新設副總兵兼攝之。誠爲一舉兩得。其薊保各



鎮添設副總兵應用廩糧伴役馬匹等項悉照三路  
協守事規給用新設遊擊二員亦與吳惟忠事體相  
同各驛劄衙宇所用工料聽另行估議於部發備倭  
馬價內動支增募兵士一萬五千內南兵三千北兵  
一萬二千俱照近議一例安家銀五兩其南兵月餉  
照例一兩五錢北兵比照天津事例月餉一兩合請  
兵部馬價十萬兩給發應用至於召募南北軍兵俱  
責成各兵備道選委廉幹官員分投召募解送兵備  
道驗收各兵安家銀兩聽該道監督給散務使人沾

實惠其官兵廩餉自萬曆二十一年亦應戶七兵三給發而沿海地方一應設備戰守事宜俱聽協守親歷與各司道商議舉行別建置得宜而疆圉永有利賴矣再照該鎮所議沿海州縣挑選子弟兵一節固爲地方計但畿東地窄民少不無妨業騷動惟遵照近行責成有司選練壯快以原有工食給之如原無工食與名數減少者許從宜議請量爲增編如海濱所設墩舖卽以各該兵壯派守不必另派鄉兵另議工食重滋無益勞費庶乎事體妥便人情相安凡近

海城堡險隘應修築者明春量停邊工摘發軍夫赴役併各州縣酌派民夫以協助之使在在完固尤爲保障良畷又看得海防道兵備僉事楊鎬議欲將河大等五營明春俱派修沿海工程完日仍爲邊鎮班軍又欲除已設天津薊鎮南北兵遊擊二員外再設遊擊一員守備四員照鎮守先議添一協守副總兵統之再添募北兵一萬南兵二千而以守備二員加南兵二千屬遊擊吳惟忠管轄駐於樂亭以控其北以北兵五千并守備二員屬另設遊擊管轄駐劄於

北塘只以扼其南與天津遊擊營相望而守尚餘北兵五千仍兌給寺馬五千匹隸副總兵標下統領或分布之以便南兵往來策應其副總兵駐劄之處應在梁城所地方道里似均等因臣等議得河大等營既已分布防海難以又赴修工應照總兵張邦奇所議掣昌鎮班軍暫修薊鎮西協之工而以西協班兵酌派進東之地其應設將領守備應募南北營兵應請馬價數目俱仍照臣前議但分防固守雖恃於兵而陷陣摧鋒必資於馬海防道兵備楊鎬議稱馳逐

追襲不可無馬誠爲有見合無照該道所議量增馬  
二千匹於附近州縣寄養寺馬內兌領騎征分給薊  
鎮新添協守營六百匹天津協守營六百匹二遊擊  
營各二百匹守備四員各一百匹則馬步相兼戰守  
有賴及照新添將領守備除樂亭原有城池外其協  
守遊擊守備應建城堡照臣近議俟明春倭警稍寧  
酌派主客軍兵併力修建以上事款俱係防倭要務  
相應酌議題請先該臣至三河地方與督臣郝杰面  
會計處防海禦倭事宜而督臣與臣所議累日事皆

昭合。臣聞之軍志云。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無恃其不來。恃有以待之。蓋先事預計之說也。薊保拱護。神京。爲畿輔左掖。而山海以迄天津。爲海口巨衝。該鎮兵將專務防虜。嘉隆間北虜竊犯。恒不能支。今又非其時矣。防倭甚於防虜。守海急於守邊。使非設將增兵。多方分布。而倭駕輕舟。乘風汎入。波濤一時千里。循海而西。惟其所向。將何爲備禦之計。將領牽制於舊聞。動輒以防虜藉口。彼此依違。兩相觀望。何以責成。此臣所以捧心而懼。蒿目而喆。日夜不

遼寧處者，今薊保二鎮議設協守以控重兵，議設遊  
守以相犄角，而以該鎮總兵節制之事權既復歸一。  
調度自不阻撓，聲勢聯絡，血脉貫通，誠深得海防今  
日要務。惟是遼左自鴨綠江以至山海關，其海口延  
長更紆迴於二鎮東，通朝鮮北，臨虜穴，其兵力防範  
又牽制於一時。在山東沿海以及天津，在在皆稱險  
要，而登萊各海島處處皆宜設防，其增將添兵更不  
宜緩於薊保二鎮也。臣已一面移文遼東撫鎮查議  
沿海里數若干，某處緊要，係適中地方，應否添設協

守、或左或右、某處緊要、應否添設遊擊、其餘某處緊要、應否添設守備、應否俱照薊保事例、兵馬作何增募、錢糧作何區處屯劄處所、作何修建、從長計處、停妥回報、復一面移文山東撫臣查議、登萊沿海、直接天津某處緊要、係適中去處、該鎮舊無總兵、應否添設備倭總兵一員、或止、應添設協守、或左或右、應否添設遊擊、其餘某處緊要、應否添設守備、應否比照薊鎮事理、兵馬作何召募、錢糧作何區處屯劄、作何修建、他如登萊長山沙門古城徐福黑山巖磯黃城



靈山等島其間可設水陸等寨。應否照部議用新募沙兵及青州各處長鎗民壯填戍與諸凡未盡事宜從長計處。俾妥回報各去後。顧臣復有說焉。據報倭奴摧陷朝鮮。掘毀王墓。擄掠王子。圖寫道路。必欲入犯。此何等持也。勢益岌岌矣。若復拘孿常套。來往文移。持甲可乙。否之言。爲先入後出之路。徒就歲月。致誤事機。比事過而始議。及某宜增兵。某宜設將。亦何濟之有。且遼左以及山海。山海以及天津。天津以及山東。地壤相接。勢若率然。有如修守。誠設則戒備自

巖倭犯遼。則薊兵可以扼其前。倭犯薊。則遼兵可以躡其尾。倭犯山東。則薊保可以遙其聲援。而遼兵可以直渡朝鮮。搗其巢穴。兵連勢合。權一事專。戰守有此動。彼應之機。調度無左牽右顧之慮。臣故謂遼左山東增設。不宜緩於薊保。分布不宜遲於時刻也。伏乞勅下該部。除薊鎮。竟行議覆外。其遼東山東。如擬上請。行令該省鎮撫。臣速爲查議。應添設者。竟行添設。應計處者。竟行計處。一面布置。一面奏聞。庶事有責成。時無虛曠。其於防海禦倭至計。莫大於此矣。

議處海防戰守事宜疏

海防事宜

一爲議處應調軍兵并計修守海防要務以嚴內治以圖進勦事項因倭患皇上先以防禦事責臣經畧處分復以征援事命臣籌畫料理故臣惴惴焉惟求無誤國事但戰守二者利害相關言戰則朝鮮求救甚急然不能爲無米之炊必速集軍兵始可相機而動言守則天津登萊薊密永遼爲最然不宜拘尋常之見必控扼險要方爲萬全之謀則今日議調軍兵議防海島爲不可緩也蓋臣准部文單開應調

備倭兵馬共七萬三千八百餘，然其間有水兵難以入遼，客兵利於決戰，召募尚未完全，遠來或稽時日。今天津薊門止於海防，乃遼東則防守征勦兼之矣。緩急輕重之間，不可不一爲酌量也。今查照部文議將薊鎮一萬一千，保定五千，宣府五千，大同五千，遼東七千，見在駐防谷燧駱尚志兵一千六百，宋大斌募兵三千五百，調回征西楊文浙兵一千，劉綎川兵五千，其召募家丁雖定三千之數，見今應募者止七百餘名，俟募完可足前數，以上各兵盡赴遼東，或進

剿或設防俱聽臣調度且近據管糧郎中王應霖報稱糧餉所集以五萬兵馬計算可足兩月之給在分守道荊州俊分巡道馮時泰則各報買完三萬石并寧前海蓋道俱另召買務足三萬石之數臣復發馬價銀五萬兩行山東撫臣於登萊等處糴買糧莖又前疏請發臨德倉糧數萬石俱由海運入遼則糧餉似足前兵週歲之用而各兵俱用分屯廣寧遼陽各東西城堡并近海處所機可乘則進爲戰兵機難乘則居爲守卒是一舉而兩得也其陳璘兵五百楊應

龍川兵五千，山西兵二千，浙江召募南兵六千，又新設協守遊擊等官，募兵九千，足一萬五千之數。及延綏秋班入衛軍三千，俟撤班時，并陳璘等兵盡留薊保二鎮，或分屯，或防海，俱聽督撫調度。以是分布，似足用也。至於今議防海者，皆以天津、大沽等處爲首稱似矣。但臣近至遼地，細加查訪，遼東旅順口與山東蓬萊諸山對峙，相去五百餘里，中有海島一十七處，棋布星羅，彼此接望，誠天造地設，橫亘其間。而凡登萊、北海、天津、東海、薊門、南海，胥賴此險爲門戶也。

所險矣

今旅順已不守矣

況島中俱可藏兵泊船。而各島居民築室耕田，盡成家業，誠一鼓舞召集。其忠勇爲人推信者，每島一人量給冠帶，或名色把總，令其統率精壯者爲兵。復將調來沙兵七千名，沙船二百隻，應天船兵九百五十名，沙唬船八十隻，兵一千五百三十五名，分布各島，仍給以將軍等大砲，令官兵與民兵不時出海遠哨。如有倭犯情形，則舉放號砲，島島相傳。晝則每島舉烟數十道，衝突海天，夜則舉火數十炬，照耀海面。倭奴見之，知我爲有備，耶則不敢深入，疑我爲虛設。

耶則我兵實在諸島戰船遶其後內地防守扼其前而彼且腹背受敵矣是今日之防諸島者卽以防天津也沉登萊東南復有成山靜海諸島素稱險阻旅順之東遙接朝鮮之界足爲聲援若天津等處海口將新議戰船催僱員外郎張新督造速完各令分布則表裏嚴密此動彼隨誠爲要務所當亟圖者也伏乞勅下該部速議將前應調官兵如臣所派海島布置如臣所言覆請行臣遵奉施行庶海防益固東征可舉矣





槳把喇唬等船三四十隻則保薊水寨哨探似亦足用也。戰艦旣備，駕之而破倭於海，誰不艷談而不知海上機宜亦微有異。假如大洋之中倏忽往來，必乘風潮，風順而潮不順，不利；潮順而風不順，亦不利。風波洶湧，非但彼船尖搖，而我船亦捏杙，非但彼兵瞑眩，而我兵亦昏嘔，皆不利也。且彼乘風而來，則我且居下；順潮而來，則我且當逆。安在其必勝哉。所謂海戰者，是必天造地設，生有岸門，不然則島嶼中峙，又不然則沙洲壁立，爲彼船必經之口，取水之處，據爲

此等之方。前之海。洋之事。宜之最。爲之。詳。確。長。身。在。此。方。推。察。而  
巢穴之所而我乃於此分布兵馬或爲設伏或爲掩

得非泛泛言者

擊扼其吭而撫其背批其穴而擣其虛如浙之焦山  
如遼之望海窩乃爲得志耳至其灣泊不於島嶼則  
於沙洲於港寨皆藏風避潮之澳倘依礁石則碎矣  
船上器具雖不外於野戰然而兩船交鋒風潮迅迫  
彼之長技不在倭刀而在鳥銃而吾所以禦之者是  
必船身之外以竹木爲架以布帛爲障使有藏身之  
處而乃乘機覓便或用火藥或用弓矢或用三眼鎗  
快鎗或用佛郎機而又於桅竿斗上用標鎗飛鏢刺

之乃若虎蹲滅虜大將軍等砲非遇急則不敢區用何也以其氣力重大雖能碎彼船恐於我船亦不免有傷凡此長技皆海上之所必用者今一面置船又一面置器務求足用所謂水戰之當備者如此夫陸戰所急在臨岸而沿海之岸雖無處不臨海然非見岸卽能登是必內有港口河口爲漁鹽船所棲泊之處乃爲倭船登入之所天津一帶如大沽海口最爲要衝又驢駒河唐巨河唐透舖鄭家溝等十數處皆已布有兵馬安置大將軍虎蹲滅虜等砲而倭奴跣

足。所以扼其奔突。制其跳躍者。則鐵蒺藜木椿等項。器具尤當預備。今已行河間府分派所屬州縣遵照製造鐵蒺藜菱角大木排。椿蘆葦硫黃等項。或解赴天津。或解赴滄鹽等處收貯。俟臨期掘坑。如法布置。設伏截殺。要於不使越口登岸而後爲功也。倭一登岸。狼奔豕突。遇城攻城。遇村攻村。若不得城而據。則必尋取巨鎮大村。據之以爲巢穴。四出焚掠。故凡人烟輻輳去處。可城則城。如不能城。則多樹木柵。多挑溝塹。曲折周遭。沮格衝突。皆其備之不容已也。今行

該府督行州縣各將所轄市鎮村落如法建置以爲臨時收保之資戰鬪之地仍行各該將士及有司民兵各照地方協力守禦倘或不能禦之於海不能禦之於岸則當各斂兵馬各依鎮落據險扼隘堵截衝打或零剿或夜攻倭必不敢在逞也江南濱海多建重樓敵臺寧獨以備島奴抑亦以備山寇海寇今議燃眉只以修築樓臺工費修理城池務令高固多備軍火器械而村落居民則預令其多運糧米薪水貯置城中有警則急入收保堅壁清野保境衛民權宜

或是如此所謂陸戰之當備者如此等因呈詳到臣  
該臣巡歷海口閱視戰船復與工部督造員外郎張  
新等面相商確再三籌畫其大小船隻數目水陸戰  
守機宜與該道所議詢謀僉同照得海之所恃以衝  
敵者在巨艦所恃以偵探者在哨艘如沙船唬船八  
槳十槳等船輕利便捷可以哨探亦可以轉戰今調  
來浙直沙船計四十隻唬船計一百隻而工部委官  
開廠再造八槳十槳等船五六十隻則亦足用惟所  
謂巨艦者首號福船次則倉船南來皆無似應多造

然福船重大非近百人不能撐駕。一遇風急遽難轉移。只應造十五隻。倉船造八十隻可也。兩船交戰。其避敵必貴藏身。而布帟竹架樓櫓森列。則所以障也。其破敵必資利器。而勁弓銳矢火藥火箭三眼鎗快鎗。身鏡長鎗。飛鏢標鎗。鈎刀。佛郎機等物。則所以攻也。其大將軍神砲。虎蹲砲。滅虜砲。百子鏡等器。則臨急所用也。以若長技。要在豫備。備禦既周。遇警接戰。或依港澳。或傍沙洲。或據島嶼。或乘風朝。或截其經行。或斷其取水。或蕩其巢穴。務使我居其利。而彼居



其害我當其順而彼當其逆我處其勝而彼處其負。在善將者指麾而運用之耳。破之於海斯爲上策。不得已而野戰則口岸又其要矣。蓋沿海地面雖無處不當防。然港有礁石有泥淖有窪陷其所灣泊登入之口亦鮮。如天津一帶極衝大沽口次衝起口并驢駒雙溝唐巨河鄭家溝等十餘處則沿海可知也。要害之口吾今布有兵馬設有敵臺安有大將軍滅虜等砲伏有鐵蒺藜釘排等物而又港口橫鐵鎖水底置木椿彼方鼓柁而來我則扼險以待彼方逆浪而

來。我則靜飽以待。彼方募地而來。我則相機以待。彼方跳躍而來。我則坑陷以待。自可潰其衆。覆其舟。殲其渠魁。藉令登岸。彼卽善捨。然而濱海人家稀少。行四五十里。尚無所掠。尚難得食。此時猶圍圍之。魚。綏。綏之狐。我則堅壁清野以困之。嚴陣整旅以遏之。奮勇直前以挫之。飛騎勁弩以躡之。寧有不得志哉。其巨鎮大村。人烟輳集去處。一時雖難建重樓敵臺。然而間有地勢險隘。可以藏兵。可以屯聚者。則多集丁壯。多置木柵。多備砲石。多挑壕塹。以使協禦其附近。

城郭者。悉令居民委積於城。臨急移入城中。倭卽善攻。然城郭完固。效死以守。而以大兵潰其圍。亦不得逞。既不得城。而據則必擇村。而居然倭性貪。必散出劫掠。吾則可以零剿。彼掠得衣物。負重而行。吾則可以截殺。夜喜淫飲。多醉卧。吾則可以夜擊。所謂陸戰。當如是矣。然猶有說焉。水戰始慮無船。今慮無兵。非無兵也。無習水之兵也。又慮無餉。非無餉也。無常繼之餉也。福船每隻用八十人。十五隻計用一千二百人。倉船每隻用四十人。八十隻計用三千二百人。又

沙唬八槳等船每隻用二十人或十五六人。大小船  
共用兵五千四百有奇。一時沿海漁鹽之夫。豈能克  
募如數。而浙江沙唬船一千五百有奇。南直沙唬船  
九百有奇。沙兵七千。福兵三千。是水兵已一萬七千  
有奇。加以陸兵歲費不貲。此餉曷從而繼乎。然則度  
海以造船。度船以募兵。度兵以給餉。皆不可不豫爲  
計也。陸戰雖亦多術。其可爲一勞永逸計者。無如挑  
濬溝塹。相度天津濱海去處。自大沽口至鄭家溝止。  
一百八十里。而防海軍士。不下三萬餘人。若當春汛

之時兵士齊到，稍加鹽菜，量起工築。每兵一名占地  
二步，橫挑溝塹，卽以塹土築爲牆垣，塹闊四丈，牆闊  
二丈，塹深一丈，則牆高二丈三，萬軍士一月可完。塹  
之險深，與湯池無異。牆之巖峻，與長城不殊。漸起墩  
臺，漸增堞口，可以哨望，可以備禦。所謂一勞永逸者，  
非耶？但沙土難築，潮水易侵，未敢爲必然之畫。俟來  
春試之，而後可爲也。伏乞勅下該部酌議，上請施行。

議經畧提督不必屯駐一處疏

一爲謹陳軍中事機，以明進止事。先准兵部咨，欲臣

移住尚州王京等因復准本部咨將大兵應留應撤緣由俱備咨到臣准此除留兵撤兵等項遵旨另行外惟是欲臣移住尚州王京一節則揆度今日軍中事機似有不可臣若不先一明言則他日叢議不謂臣爲觀望則謂臣爲畏縮矣臣敢冒昧具陳臣與提督李如松駐劄隔遠非相病而實相成近日倭奴情形有一言可決之機無甚難知難行之事有不必屯駐一處而反誤事機者伏惟皇上垂聽焉蓋倭自平壤戰敗合咸鏡黃海等道屯結之衆併集王京

十有餘萬。彼時臣非不欲與提督乘方張之氣。急務進攻。然東征士卒不滿四萬餘。勢旣懸殊。時復不利。臣是以令如松率大兵扼守開城一帶。以防倭奴西犯。臣駐劄義州。催備芻糧。并未完軍火器械。時時廣以一爲實。以二爲虛。慮深。得。率。制。之。法。布軍聲云。經畧自遼陽來。調集大兵十餘萬。不日且至。由是倭不能揣我虛實。識我情形。始有乞哀退歸之狀。旣而王京已復。倭遁釜山。臣又非不欲身先士卒。爲追襲計也。顧王京以南。忠州烏嶺。尚州善山。聞慶大丘一帶。皆倭去歲入犯之路。分衆屯劄之區。今

復從此奔歸。久遭兵燹。焚掠盡空。前者大兵皆累糧尾進。而朝鮮旁邑。負戴搬運。止能足大兵數目之用。將領屢稱乏食。臣是以暫任安州。令如松分布劉綎。吳惟忠等統兵扼守大丘。善山。復令提督撥兵數枝。協守全羅慶尚及島嶺等處。其餘大兵聽令撤回。王京開城等處分駐就食。蓋中國之糧。自朝鮮義州由海運至開城。王京。開。已經千有餘里。大海茫茫。風濤險阻。至此已爲極遠。其勢不能再前。而王京以南。如尚州。大丘等處。中國糧餉。實難轉輸。須取足於全羅。



慶尚兩道。而慶尚又皆殘破。今取給者。惟全羅一道耳。近日劉綏等亦屢稱糧食不繼。日督朝鮮搬運。如之何。臣復率衆徒進。以耗彼食也。矧提督專管兵馬。而臣所經畧。不止兵馬。兼督糧餉。朝鮮之難。不難於進。兵而難於運。餉今日軍中之事。調兵固難。而運餉尤難。臣將王京以南。至於釜山。千有餘里。留守士馬糧料。責之朝鮮國王。督催全羅慶尚轉輸尚州一帶。王京以北。至於義州。約有千里。分守士馬糧料。責之戶部主事艾維新。督催遼陽海蓋諸道。各委官轉輸。

平壤一帶。臣則從中催督。而贊畫劉員外率領委官往來其間。清查催償。夫自朝鮮國中以及遼海二道。不下二千餘里。糧餉轉運。數月以來。不至乏絕者。胥臣等居中調度之力也。且該國聲容文物。雖慕中華。然制度云爲。尚猶未備。卽如各州郡稱雄鎮者。不過依山斬塹。以爲城。城卑而曠。民舍若曉星錯落。多則百餘家。少則數十家。通無街市。宛若郊原。較之不及中華一村一落也。倭酋清正等前住尙州月餘。焚蕩更慘。今臣以經畧若率贊畫併中軍旗鼓材官。以及家

丁等不下千餘人。往往彼城。而如松係提督及標下將領軍兵人等。亦不下數千人。若相依屯。割非惟孤墟。不能住留。糧食不能取辦。而且去釜山不遠。倭奴細作。反得覘我情形。窺我虛實矣。况尚州離王京四百餘里。離平壤一千餘里。離義州鴨綠江一千六百餘里。離遼陽又二千餘里。王京亦畧相似。若臣等盡在尚州王京居住。無論王京以西。至於義州千里空虛。聲聞不能接續。而尚州東西。且有抄路可達王京。若王京之漢江。開城之臨津江。平壤之大同江。又皆

西通大海。皆可抄絕。臣等之後。倘釜山倭奴。探知經  
畧。提督與大兵。皆匏繫一隅。伴兵大丘等處。以逼於  
前。而或以輕騎。或以輕舟。遶出臣後。斷我餉道。絕我  
歸途。是又不可不深爲意外之慮也。卽觀國王近日  
以王京雖復。殘破難居。猶遷就於偏僻郡邑。聞事可  
見已。臣是以前。令劉縉等住大丘防守。如松居王京  
統率。臣近復以安州乏糧。與贊畫住定州經理。令主  
事艾維新。專住義州轉輸。首尾相連。彼此顧盼。且兵  
尚先聲後實。臣與如松聯絡屯駐。振揚兵威。虛張聲

勢以壓之。此正兵法所謂率然之勢。而臣愚以為相

成而實不相病者。正謂此也。今日屢奉明旨以全

師退賊為功。夫欲全師則必不戰。欲退賊則又不能

不戰。今既欲全師。又欲退賊。自古及今。無此良法。惟

有坐困一策。差可行耳。前者倭出玉京。臣即令贄畫

劉黃裳督押劉綬進兵。而屢促如松。選撥馬步精銳

一二萬前發尾進。扼守要害。一以絕其復來。一以禁

其旁掠。不旬而倭奴盡驅。釜山夫釜山係海濱盡

處荒僻。一隅假使大兵未撤。依臣分布嚴守。處尚如

皇明經世編

宋經學奏疏

屯駐

三

平露堂

大丘善山一帶。以防其北犯。協守全羅。若南原。晉州一帶。以防其西向。則彼若穿中之虎。釜中之魚。何能舉動。坐困方畧。無踰此矣。臣之初意。擬在必行。乃力不從心。事難如願。將領借乏食而議撤。軍士指久暴而思歸。以致倭奴一聞。卽行反襲。幸今如松。盡聽臣言。發兵援應。固守全慶要害。而倭畏我兵。近報仍退釜山。則全羅似可無慮。自今以往。將此坐困之法。着實舉行。列陣分營。移兵漸逼。若有衆逐虎法。然則蠢茲倭奴。未有不敗而走者。是目前軍事。後先相成。不

然破平壤。下開城。取王京。臣與如松相去每在千里之外。未始以同城而後能取。勝也。古有運籌決勝。遠自千里者。臣非其人。而要之事理。自當如是。臣愚以爲倭情無甚難知難行。不必拘泥駐劄反誤事機者。此也。如謂倭情恐不相聞。臣屢令各將領多遣哨探。擺設撥馬。見今不時報臣。而如松與臣文移塘報。又逐日往來。初無稽遲阻塞。是今日尚州王京固不宜住。亦不必住也。